

第一章

一家簡陋的醫院內，一名英俊的男子穿著白色醫生袍自手術室走出來，他抬手拭去額際的汗水。

病人家屬圍了上來，七嘴八舌地問：「醫生，病人的情形如何？」

「手術十分成功。」那名英俊醫生——倚仲君微笑道。

「謝謝！謝謝！」家屬們紛紛感激涕零地道謝著。

「不用客氣，這是我們當醫生的職責。」倚仲君拔掉手上的乳白色手套微笑道，說完便穿過人群走回醫生休息室。

他放鬆全身窩進皮椅中。一晃眼他也已經在此地服務近五年了，不少人曾問過，以他優秀的學歷和實習成績，為何願意來這偏僻的地方服務？他猶記得自己只是淡淡一笑沒有回答。

為什麼呢？當時他也說不上來，卻選擇一聲不響地跑到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來，甚至沒有讓家人知道落腳處，怕的就是他們會反對。

但現在，若要問這兒有什麼吸引他的地方，那麼大概是原住民淳樸的天性和純真的笑靨吧。

倚仲君將修長的腿伸置在桌子上。距離下次手術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，他尚可先打個盹……

恍恍惚惚中，他發現自己來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，他四下看了看，不禁懷疑怎麼會來到這個地方？

「仲君！仲君！」突然有人叫他。

「誰在叫我？」倚仲君循聲望去。

「是我。」

「擎天？」

「沒錯，看來你還沒喪失記憶嘛！」倚擎天戲謔地道。「我可是特地來找你的。」

「找我？」他淡淡地揚了揚眉，「有何貴幹？」

「這麼酷？喂！喂！你至少也尊重我一下嘛！我可是人狼一族的先知耶！」

「是，是！請說明來意吧！先知。」倚仲君佯裝正經地說。

「我來這兒是想告訴你幾件事的，首先廷洛和念荷已經結婚了。」倚擎天邊說邊在心裡埋怨靈魂出竅太耗費精神。

「代我向他們道賀。」倚仲君仍是一臉淡漠的樣子。

「OK，然後你當叔叔了……」

「麻煩說重點。」他打斷他的話。

「王上要通緝你了。」倚擎天幸災樂禍地道：「誰教你一溜就是五年，連個屁也沒交代，如果不是我替你擔保，王上早就派人出來捉你回去。」

「原來你還是我的恩人呀！」倚仲君邊回話邊打算，如果此刻大哥他們還在月夜島上，那麼他還有時間收拾一下，然後……落跑！

「那當然。」倚擎天可一點也不謙虛，而且彷彿看穿了他的思緒，直接說：「別想落跑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我還沒告訴你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倚仲君白了他一眼，這傢伙沒事生得這麼聰明幹麼？

「此刻我們正在去找你的途中。」倚擎天好整以暇地說：「你是跑不掉的，我可是先知耶！要是讓你溜走，我倚擎天三個字就可以倒著寫了。」

「你們……」倚仲君瞠目結舌，「全在台灣？！」

「答對啦！」他笑得十分開心，「反正你準備歡迎我們吧！」

該死！看來他是無路可逃了。「好吧！」倚仲君無奈地攤開雙手。「我恭迎你們大駕便是。」

倚擎天滿意地點點頭。「那我們待會見嘍！」

「……倚醫生，倚醫生。」

一陣叫喚聲令倚仲君自睡夢中醒了過來，「嗯？」

Miss 王紅著臉道：「再過十五分鐘就要動手術了。」

剛才她趁倚仲君熟睡偷偷看了他好久，發現他的眉毛微微上揚，就像武俠小說中形容的劍眉；睫毛則是又密又長，比女孩子還漂亮；鼻子高挺，讓五官略偏外國人般深刻；兩片薄唇在睡夢中抿緊，那性感的線條讓人忍不住想親吻他。

這男人很出色，說是醫生，還比較像是電影明星在扮演醫生，也難怪他是這所醫院內每一個護士的夢中情人、白馬王子。

「我知道了，謝謝妳。」倚仲君淡淡地說。

「不客氣。」Miss 王有些懊惱，剛剛她應該鼓起勇氣偷吻他一下，反正他在睡覺也不會知道，真是的，白白錯失一個大好機會。

伸了個懶腰，倚仲君一回頭，發現 Miss 王仍站在原地，「還有事嗎？」

「呃……沒有。」Miss 王漲紅臉離開醫生休息室。

倚仲君覺得有點莫名其妙，Miss 王幹麼臉紅？難道他剛剛睡覺時流口水了嗎？思及此，他下意識地伸手摸了摸嘴角，沒有啊！還是拉鍊沒拉？他低頭檢視了一下，也沒有啊！真奇怪。

倚仲君甩了甩頭，想不明白也就算了。

他將思緒轉回倚擎天的話。大哥他們真的全都來找他了嗎？找他有什麼事呢，不會是想抓他回去吧？！他有種不祥的預感。

如果可能，他會逃得遠遠的，可惜他沒有時間準備，等等他還得幫病人動手術，而且仔細想想，無論他跑到哪裡，以倚擎天的天賦，都會找到他的。

算了，決定不再多想，倚仲君準備妥當後朝手術室走去，進入手術室，拿著手術刀，聚精會神地劃下第一刀，這只是個小手術罷了，就算閉著眼睛他也會做，只不過沒有病人敢試。

等倚仲君終於完成一個小小的結紮手術之後，他已是滿身大汗了，這才發覺自己比平常多花了半小時，交代護士一些瑣碎的事情後，他才走出手術室。

誰知倚仲君才一走出手術室便當場傻了眼，只見倚廷洛、倚敬辰、倚擎天、紀左司全出現在他面前，他不敢置信地眨了眨眼睛，「你們……你們……」

「怎麼？不認得我們了？」倚敬辰笑嘻嘻地調侃。

「你們很閒嘛！」恢復鎮定的倚仲君開口。

倚敬辰一臉不以為然。「二哥，你這麼說可就傷人了，我們可都是百忙之中抽空前來探望你的。」

「哦，是嗎？」倚仲君漫不經心地回答。他可不相信。

「那當然，我特地取消和女朋友的約會來這兒耶！」倚敬辰似真似假地胡謔一通，「這次若不是擎天說你在這兒，我還真當你被閻王抓去當女婿了。」

「去你的，你自己去當吧！」這小子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。

「仲君。」一旁的倚廷洛喚道。

「大哥，好久不見了，大嫂可好？」

「她很好，你一直在這兒服務？」倚廷洛觀察了一下醫院的環境。

「嗯！」倚仲君點點頭。

「你住哪兒？」

他指著醫院大門對面的一座山道：「翻過那座山就是了。」

「一切都還習慣嗎？」倚廷洛攬著大弟的肩膀，無法想像他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。雖然仲君並非是嬌生慣養的少爺，但也不會過過這種清苦的生活，不過他很高興仲君有這等下鄉服務的精神。

「還好，只不過事事都要自己動手。」其實有許多女孩子願意免費替他做家事，只是他一概拒絕了，「等我一下，我把東西收拾好就帶你們到我住的地方去。」在這短短的時間內，醫院門口已經聚集了不少人，有老、有少、有男、有女。在這個窮鄉僻壤，只要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會引來人群圍觀，更何況是兩輛法拉利同時出現在這兒，還有四名高大英俊的男子出現，更令此地的居民驚豔。

倚仲君脫下代表醫生身分的白袍，提起他習慣帶著的醫藥箱準備離去，「走吧！」他看了倚廷洛他們一眼。

「我們的車子就在外面，你要坐誰的車？」倚敬辰朝他努了努嘴。

「我自己騎車。」

「那我讓你載吧！」倚敬辰道。

倚擎天捉住他的衣領將他拉了回來，「小子，你得當我的司機。」他好不容易才逮著這個機會讓敬辰當他的私人司機，才不會輕易讓他逃過。

「當就當吧！反正又死不了人。」倚敬辰撇撇嘴，邊走出醫院大門邊道，其他人也跟著走出來。

倚仲君發動他的哈雷，「我帶路。」說完，他的機車便像飛箭似地急射而出。

倚敬辰心不甘情不願地坐上駕駛座。

「開車要專心。」倚擎天知道他心裡正在想啥，故意叮嚀他。

「少囉唆。」倚敬辰一臉不服氣的表情。

「少爺，認命吧！誰教你猜拳猜輸了呢！」倚擎天得意地打開車門。

出發前他們兩個用猜拳決定誰是司機，這種低智商的方法也只有他們兩個會用了。一旁的倚廷洛和紀左司聞言皆不禁搖頭。

突然，倚敬辰不懷好意地瞥了倚擎天一眼，待會看他怎麼整這傢伙！

倚擎天頓時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。這小子該不會又在打什麼壞主意了吧？倏地，

他靈光一閃，「糟糕」兩字還來不及說出口，車子已經急駛而出。

果然沒錯，倚敬辰知道他最怕坐快車，鐵定不會白白放他一馬，他最好準備一個塑膠袋！

倚敬辰以時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飛馳在山道上，倚擎天只能緊緊抓著車窗上的把手不放，臉色十分蒼白地瞪著前方。他的一顆心就快要由嘴巴跳出來了！死敬辰、臭敬辰，一點風度也沒有。

倚擎天強忍住噁心的感覺，誰教他的弱點被敬辰知道了，如果他有心臟病的話，怕不早已嗚呼哀哉。

窗外飛逝而過的景物看得他心驚膽跳，最後只好把眼睛閉上。

這小子一點手足之情也沒有，居然這般迫害他！主啊！請保佑我，我還年輕而且未曾娶妻生子，千萬別讓我命喪於此……倚擎天專注地在心中祈禱著。

彷彿過了一世紀那麼久，車速終於放緩，最後完全停止，倚擎天鬆了口氣，不過他的下一個動作是衝出車外大吐特吐一番。

「擎天，你還好吧？」倚仲君關心地審視他的臉色，「要不要我替你瞧瞧？」

「不用了，我只是胃有點不舒服罷了。」倚擎天說的痛苦。

在旁的倚敬辰笑道：「擎天會——」

「倚敬辰你再不閉上你的鳥嘴，就準備當新郎倌吧！」倚擎天死命瞪著他。他的祕密怎麼可以公開？一個大男人居然害怕坐快車，而且還會暈車，這若說出來，那他倚擎天還混得下去嗎？

倚敬辰聞言果然乖乖閉上嘴，他一點也不懷疑倚擎天的話，只要倚擎天以他先知的身分指示他該娶何人為妻，那麼他就只有等著圓房的份了。

紀左司好奇地看著臉色蒼白得像鬼的倚擎天，然後又看看突然閉嘴不言的倚敬辰，「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沒事，沒事。」倚敬辰連忙答道。他可不敢拿自己的終身大事開玩笑，如果擎天找了個男人來當他老婆，那他這一生豈不是完了？他不由得打了個寒顫。

看倚敬辰這副德行，倚擎天滿意地揚起嘴角。這還差不多！

倚廷洛跟在倚仲君的身後走進屋內，他很訝異，仲君居然沒有鎖門？！

「這裡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好偷。」倚仲君瞧見大哥質疑的目光時出聲解釋。不過，更重要的一點是，這裡的村民不會不經同意光顧他的家，因為他救活了許多人的命，村民視他若神祇，很尊重他，再說村民們一向安貧樂道，此地甚少出現小偷。

倚仲君的住處非常簡陋，客廳除了桌子、椅子和書架以外，別無長物。書架上擺的全是有關醫學的書籍。

倚仲君給每人倒了杯茶，「你們來找我是為了什麼？」他環視眾人一眼，最後把視線停留在倚廷洛身上。他希望大哥能給他一個答案。

「只是看看你過得好不好。」倚廷洛答道。

「我很好。」倚仲君盯著他良久，忍不住問：「你們不是來抓我回去的？」

「幹麼抓你回去？」倚廷洛反問。

這下子倚仲君被問倒了。對呀！他們幹麼抓他回去？他又沒有犯了島規，也不曾為非作歹……但這群人會一起出現，不可能沒事。

「不過……」倚廷洛突然又開口。

「不過什麼？」倚仲君頓時緊張起來。

「你今年也已經三十一歲了，難道不該娶個妻子了嗎？」

原來這一行四人浩浩蕩蕩地前來找他，為的就是要催他趕緊結婚？這未免也太誇張了吧！「結婚這事是急不來的。」攤開雙手，他神情頗為無奈。「我總不能自己一個人上教堂結婚吧！」

「你可有心儀的女孩子？」

「沒有。」倚仲君回答得可乾脆了，「我哪有那個美國時間交女朋友？」

「你該不會喜歡男人吧？」倚敬辰突然插嘴。

話才說出口，一把精緻小巧的飛刀不偏不倚地削下他一小縷頭髮後，尖端沒入牆壁之中。

倚敬辰一愣，隨即哇哇大叫，「二哥，你怎麼可以削掉我美麗的秀髮？！」

「警告你別這麼聒噪。」倚仲君把玩著手裡的另一把飛刀。

他……他居然罵他聒噪？！這次倚敬辰可是真的深受打擊了，只見他可憐兮兮地蹲在牆角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要跟媽咪說你們都欺負我……」

倚仲君搖頭失笑，這小子耍寶的個性一點都沒變，「敬辰，廁所在後面。」

「你管我！」他悶哼。

「現在外面有很多女生在偷看，你的姿勢很不雅觀，恐怕有損你完美的形象哦！」倚仲君懶笑道。

「真的？」倚敬辰趕緊站起身來，故作優雅地背著雙手審視書架上的書，並且偷偷往窗外瞄。

見狀，倚仲君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「二哥，你騙我！」一見外頭沒人，倚敬辰馬上大聲責難。

倚仲君不否認，「不過你剛才的姿勢真的很難看，噴！噴！活像在蹲馬桶似的。」

「我喜歡蹲馬桶，不可以嗎？」他沒好氣地說。

「當然可以。」倚仲君攤開手笑道。

「別鬧了，你們兩個。」倚廷洛正色道：「仲君，爸媽下個月十日會回到家，到時候你會趕回來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他離家太久，是該回去一趟了，「時寒呢？」

「沒人知道他的下落。」倚廷洛嘆了口氣。時寒受的傷令他的性格有了極端的改變，他從此放逐自己，並使用了隱蔽的能力，使他們找不到他，就連人狼族的先知也察覺不出他的下落。

「他太癡了。」倚擎天也忍不住嘆道。

自時寒的初戀以悲劇收場後，他便由一個愛笑的陽光少年變成一個冷酷無情的男人，他離家後，他們至今仍沒有任何關於他的消息。

「等他想通了，自然會回來。」收起思緒，倚擎天的臉色已經漸漸恢復正常。

「敬辰，你在做什麼？」倚仲君發現大弟又蹲在地上，而且低著頭不知在做什麼。

「撿我的秀髮。」倚敬辰邊撿邊回答。「這可是無價之寶耶。」

「神經病！」倚仲君搖了搖頭，他真是服了敬辰。

驀地，倚敬辰站起身來，雙手毫不客氣地在他身上摸索。

「你做什麼？」倚仲君拍開他的手。

「你身上還有飛刀嗎？」

「問這個幹麼？」

「好奇而已啊。」倚敬辰上下打量著二哥，疑惑他到底把飛刀藏在哪裡？

「有，而且為數不少。」倚仲君道。

他這個醫生不但與眾不同，而且是獨一無二的，不論何時何地身上總有好幾把飛刀，卻沒有人知道他將之藏在何處，他的刀能救命，也能置人於死地。

「時候不早了，你們就委屈一下，吃我煮的飯吧。」倚仲君又說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會做菜？！」紀左司的眼睛瞪得跟銅鈴一般大。

「那當然。」倚仲君好笑地望著他，「不然我一個人住，豈不是早餓死了。」

「二哥，你是我的偶像！」倚敬辰不要臉地喊。

「不必拍馬屁，待會兒你負責洗碗。」倚仲君乘機派了工作給他，這就叫做拍馬屁拍到馬腿上。

不過，倚敬辰的原則一向是要死也得拉個墊背的，「我一個人洗不完的。」

倚擎天本來是幸災樂禍地斜睨著他，聞言驀地臉色一變，心知鐵定又會被拖下水。

「好吧！那……擎天你幫他吧！」倚仲君道。

倚擎天的臉馬上垮了下來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跟敬辰這種人當兄弟，還真是倒了八輩子的楣。

倚廷洛已經習慣了他們的三天一小鬥、五天一大鬥，所以根本連出聲制止都懶。

倚仲君走向廚房。

「可要我幫你？」紀左司在他後面出聲問。

「不用了，我自己來就行。」倚仲君淡笑。

約莫半個小時後，廚房裡便傳出陣陣令人垂涎的香味，看來倚仲君的改變不可謂不大。

「左司，你來幫我端出去吧。」倚仲君的聲音自廚房傳出。

當所有菜都端上桌之後，眾人皆愣住了，雖然只有五菜一湯、雖然不是什麼山珍海味，但是每一道菜都色香味俱全得令人垂涎三尺。

「吃飯了。」倚仲君說道。

眾人沒反應，只是愣愣地傻看著桌上的佳餚。

他只好大叫，「吃飯了！」他就知道他們一定不信他能煮得一手好菜，如今事實勝於雄辯，才會全呆住了。

「你嫁給我吧！」紀左司有感而發，現在能煮得一手好菜的女人已經不多了，更何況是個男人，仲君應該當女人才對。

倚仲君一愣。原本不苟言笑的左司竟然也會開起玩笑來了，看來這五年之中，他

恐怕是錯過了許多事。

「怎麼樣？」紀左司邊吃邊問。想不到仲君的手藝這麼好。

倚仲君被他問得莫名其妙，「什麼怎麼樣？」

「嫁給我吧！」他一副仍沒放棄的樣子。

倚仲君聞言差點被嘴裡的那口飯給噎死，「閉上你的嘴，吃飯吧！」

「閉上嘴怎麼吃飯？」紀左司一臉無辜。

「我是教你別再說一些令人消化不良的話，又沒教你不准吃飯。」倚仲君沒轍的說。他是有聽說大嫂要改變左司的事，但沒想到左司竟被影響至此，他倒想看看究竟是何方神聖有此能耐，他的大嫂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子？

因為太好奇了，他的視線一直停在自家大哥的臉上而不自覺。

倚廷洛笑道：「別一直盯著我看，我已經是有婦之夫了，你還是嫁給左司好了。」

這次倚仲君是真的噎著了，不過是被他自己的口水噎著，「咳！咳！咳……」

倚廷洛拍拍他的背，「你還好吧？」

「我沒事。」他好不容易才順過氣。

一旁的倚敬辰則是自始至終都埋頭苦幹，拚命的吃，不曾抬起頭來，而倚擎天亦同。

吃完飯後，倚敬辰和倚擎天乖乖地到廚房把碗洗好。

「你們該不會打算今晚要下山吧？」倚仲君突然問。

「怎麼了？」倚廷洛並未否認。

「晚上的山路不好走，還是明天一早再離開吧。」他提議。

「你這兒並沒有多餘的床鋪。」倚廷洛提出事實。

倚仲君想了一下才道：「醫院有。」言下之意是要他們去睡病房。

「我又沒生病，幹麼睡病房？！」倚敬辰吃完飯後又有精力找碴了。

倚仲君不禁感嘆，早知如此就該讓他餓昏算了！「不然你睡地上好了。」

「你們的病房又沒有冷氣。」倚敬辰還在雞蛋裡挑骨頭。

倚仲君心想，如果不是他在醫院服務，人家院方還不見得願意讓他們去借住一晚呢！「要冷氣是吧？」腦中靈光一閃，他笑得有些奇怪。

「嗯！」倚敬辰點頭。

「有一個地方十分符合你的要求。」

「哪裡？」

「太平間。」倚仲君露出奸詐的笑容。

什麼？叫他去睡太平間？！倚敬辰不滿地抗議。「那是死人睡的地方！」不過他沒說出口的是，其實他堂堂一個男子漢什麼都不怕，就是怕——鬼。

「把你當成死人不就得了。」倚仲君良心的建議。

絕招！除了倚敬辰之外，眾人無不讚道。

倚敬辰則是當下臉都黑了。

NO ! NO ! NO ! 他寧願當自己是病人，至少還有救，當死人？那豈不是 Game Over 了？「我還是睡病房好了。」

搞定啦！倚仲君在心裡偷笑。

第二章

倚仲君拿著病歷表略微看了一下——舒吻雨，二十一歲。吻雨，挺特殊的名字，不過這名字的主人才剛被家人送來掛急診。

「妳哪裡不舒服？」他問著面前的女孩。

「肚子疼。」舒吻雨指了一下右下腹。

倚仲君伸出手想確定一下她疼痛的位置，不料她卻縮了一下，並道：「你要做什麼？」

瞧她疼得都皺起眉頭來了，防心還這麼重？

「別擔心，我只是要幫妳看病。」露出笑容，他試圖讓對方感受到他的友善。

「你有執照嗎？」舒吻雨直言道。

倚仲君一愣，這個女孩居然問他是不是有執照？她是他當醫生數年來第一個問他這個問題的人，「當然。」他指了牆壁上的證書後繼續問：「妳從什麼時候開始疼的？」

「一個小時以前。」她忍痛回答。

聞言，倚仲君做了一些檢查，確定她得的是急性盲腸炎。

「Miss 王，麻煩妳送這位小姐到手術室去，然後請麻醉師過來替她做個測試，二十分鐘後進行盲腸切除手術。」他一點也不拖泥帶水地吩咐好一切手續。

「好的。」Miss 王點頭應道。

「我為什麼要做盲腸切除手術？」舒吻雨皺著眉問。

倚仲君又是一怔，這算是質疑嗎？他是一個優秀的醫生，懂得如何為病患做最好的診療，總不會無緣無故地割掉她的盲腸吧！「妳得了急性盲腸炎。」

「哦，」舒吻雨了解地應了聲，「你應該要先跟我說，我不喜歡不明不白的感覺，說不定我得的是要切盲腸卻不是盲腸炎的病，是吧？！」儘管她疼到不斷壓著下腹部，語氣仍十分認真。

聞言，倚仲君頓了一下，接著慎重的點頭，「是，知道了。」

看了他一會，舒吻雨露出進來後第一個笑容，雖然……她還是很疼。

見她笑了，倚仲君也忍不住勾起唇角，「沒有問題了吧？」他遇過很多女病人，但目前為止會讓他覺得有意思的女孩，就只有眼前這個了。

光看外型，舒吻雨的確是那種會讓人第一眼就說漂亮的女孩，但這對他而言沒什麼，畢竟他看過很多更漂亮、美豔的女人，不過她的直率倒是讓他印象深刻，尤其是在她得了盲腸炎也要訓誡他的這個時刻。

Miss 王也在一旁掩嘴而笑，這個女孩挺可愛的，不是嗎？

「沒有了。」舒吻雨紅著臉道：「你別誤會，我不是質疑你，我這人比較直一點。」連護士小姐也在笑她，早知道她就不問了。

但雖如此想，不過她一向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巴。

所以，當護士小姐將她送進手術室時，她又忍不住問了，「護士小姐，我能不能問妳一個問題？」

Miss 王忙著準備血漿和手術用器具，「問吧。」

「剛剛那個醫生就是部落裡人人欽敬的神醫嗎？」舒吻雨睜著一雙大眼睛等著 Miss 王的回答。她剛剛才想起人人都說神醫長得很帥氣，又是在這間醫院上班，才驚覺幫她看診的醫生有可能就是神醫。

「沒錯。」

「原來真的是他啊。」她常常聽一些老人們討論神醫倚仲君妙手回春和義診贈藥的事蹟，部落裡的每一個人都萬分感激他，連帶也讓她對他心生崇敬，偏偏她一向都只聽說過他的義行，卻無緣見他一面。

今天她總算見到他了，卻是在這種情況之下——她剛才的語氣像在質疑別人似的，他一定會認為她是一個無禮的丫頭。

此時手術室的門正巧打開來，走進來的是倚仲君。

剛把人聯想在一起的舒吻雨立即紅了臉頰，畢竟進來的是她崇拜的人。

倚仲君有些莫名其妙地瞅著她，無緣無故地，她為什麼臉紅？

被他瞧得心慌意亂，舒吻雨想說些什麼來化解尷尬，順口開起玩笑，「這樣開刀我不就被你看光了嗎？」

聞言，倚仲君失笑，「我是醫生，這是神聖的救人工作，你未免想得太多了，況且我也只看到你的肚子而已，別擔心。」這女孩的思路真是與眾不同。

「喔。」真糟糕，她開這什麼玩笑？又糗了！

在麻醉師替舒吻雨麻醉後，舒吻雨漸漸失去知覺，而倚仲君也斂去臉上的笑容，專注謹慎地動手術，即使是一個小手術他也不敢大意，因為病人寶貴的生命就繫在他手中。

動完手術後，倚仲君走出手術室，一對老夫妻立即迎上前。

「神醫，吻雨的情形怎麼樣？」

倚仲君有些訝異看到的人會是他認識的沙耶和瑪蘭。那女孩是他們的家人嗎？那他怎麼沒在部落見過她？

「神醫？」看倚仲君不說話，沙耶更為擔心了。

他連忙安撫，「她很好，沒事的，你們別擔心。」

沙耶和瑪蘭聞言皆鬆了口氣。

「舒吻雨是你們的親人嗎？」倚仲君忍不住將疑問問出口。他其實不是個會過問病人私事的醫生，但不可否認的，這女孩引起了他的好奇心。

「是我們的外孫女。」沙耶心中的大石已經放下，便滔滔不絕地說：「在台北唸書，是台大電機系的高材生，以前很少回來，神醫可能沒看過她，她這次是特地回來過暑假，說要多陪陪我跟瑪蘭，你看多好的孩子……」

台大電機系？這倒是挺少見的，一個嬌滴滴的女孩子竟會對電機有興趣，而且是台大的高材生？但想想也不無可能，他雖不熟識她，可從短短的相處中，便可察覺舒吻雨是個與眾不同的女孩子，的確不能以常理而論。

思及此，他不自覺地露出微笑。

此時，沙耶仍在繼續稱讚自家外孫女，「我們家吻雨很乖巧，又煮得一手好菜，

將來一定是個賢妻良母。」

聽到這，倚仲君心裡有了底，不禁感嘆，莫非他臉上寫著「我想結婚」四個字，不然怎麼部落裡的每一對父母、長輩，都想將女兒、孫女、姪女之類的女人嫁給他呢？

「沙耶，你想說什麼？」

黝黑的臉上微微一紅，沙耶道：「神醫覺得我們家吻雨怎麼樣？」

「什麼怎麼樣？」果然被他料中了，沙耶是想把外孫女嫁給他。

「神醫認為……吻雨夠不夠資格當你的妻子？」沙耶深吸了口氣才把話說完。

部落裡每個女孩都想要嫁給倚仲君，他當然也希望自己的外孫女能夠雀屏中選，畢竟倚仲君可是萬中選一的好對象。

沒有料到沙耶竟會如此直接地問他這個問題，倚仲君一時之間倒是答不出來了。

看見沙耶和瑪蘭全都一臉期盼地望著他，他有些尷尬地道：「吻雨是個好女孩，肯定是許多人的夢中情人，但我們年齡相差太多了。」

話說完，他突然有些好奇，如果那個女孩知道她的外公外婆正在打什麼主意的話，會有何反應？露出什麼樣的表情？畢竟她總在強調不喜歡被蒙在鼓裡，想必臉上的表情會很精采吧。

思及此，倚仲君又不自覺的露出微笑。

沙耶又說了幾句，發現倚仲君久久不回話，連忙喊道：「神醫、神醫？」奇怪，神醫今天怎麼常恍神？

回過神的倚仲君連忙回話，「喔，抱歉，我沒聽清楚，麻煩你再說一遍。」

「沙耶是說，只要你們多約會幾次不就認識了，你和吻雨也只不過相差了十歲而已，我和沙耶也相差十多歲，可是我們的感情不也很好？」瑪蘭插口。

這倒是實話，倚仲君可被難倒了，「沙耶，瑪蘭，我了解你們的好意，但是吻雨不見得會喜歡我啊！說不定她早已經有了要好的男朋友了。」

「吻雨沒有男朋友，況且神醫又這麼出色，部落裡的年輕女孩都暗戀你，我們家吻雨一定也會喜歡你的。」瑪蘭侃侃而談。如果她晚出生個四十年，她也一定會倒追他。

在聽到舒吻雨沒有男朋友時，倚仲君無法解釋自己為什麼會有種鬆口氣的感覺，但他沒放在心上，只是對積極的沙耶跟瑪蘭沒轍，只好道：「如果吻雨不嫌棄的話，我們就先當個朋友好了。」他想話說得保留應該就沒問題了。

聞言，沙耶覺得自家外孫女有希望，呵呵地笑道：「好，好。」

「就這麼定了，你可要來約吻雨出去玩哦！」瑪蘭不忘叮嚀。

「我知道。」倚仲君真服了他們，也服了自己，他居然和他們在病房外談論這種事，「你們去看看吻雨吧，她應該快醒了。」

「好。」兩位老人家再跟倚仲君道過謝後，便進入病房看舒吻雨。

倚仲君搖搖頭，有些啼笑皆非地走回醫生休息室，一推開門就瞧見黃院長在休息室內。「院長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黃院長示意他在他的身旁坐下，「我已看過你的申請了，今年院裡增加了數名醫

生，你的年假就由下個月初開始休吧。」

「謝謝院長。」倚仲君道謝。從下個月起他就有兩個月的年假了，他也該趁此時好好休息一下，當然，他可沒忘記他的承諾，他答應要回家一趟的。

轉眼已是中午了，Miss 王提著十多個便當走了進來。

「怎麼，妳改行賣便當啦？」跟在 Miss 王身後的一名中年醫生調侃。

沒理會中年醫生，Miss 王將那些便當全都擺到倚仲君的桌子上。

倚仲君無奈地看著她。

「這全是愛心便當。」Miss 王一副她也沒辦法的樣子，畢竟她可不想扮黑臉、惹民怨，只好照單全收。

倚仲君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拒絕這些好意，但女孩們的熱情的確教他消受不了。

「唉！這所醫院就屬仲君的人緣最好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愛心便當。」一名叫小李的年輕醫生打趣。

「要是你喜歡的話，就讓給你好了。」倚仲君道。

小李搖頭晃腦地說：「算了吧！人家姑娘們喜歡的可是你，我才不想自找麻煩呢。」要是讓那些愛慕者知道便當入了他的胃，他不被剝層皮才怪。

倚仲君翻了翻白眼，這麼多便當，教他光看就飽了。「Miss 王，妳把這些便當拿去請大家吃吧！」

「好的。」得到倚仲君的指示後，Miss 王就敢行動了。

小李等 Miss 王走開之後，便一屁股坐到倚仲君的桌子上問：「剛才沙耶和瑪蘭跟你談些什麼？」

他避重就輕的回答：「他們只是在詢問外孫女的病情。」

「是嗎？」小李有些懷疑地瞅著他。

「不然你認為他們會跟我談什麼？」倚仲君反問。

「我看講了那麼久，肯定是……」小李突地自桌子上跳下來，「是在提親吧！」

這小子倒挺會矇的嘛！還真給他矇中了。雖然心裡這麼想，倚仲君卻一點也沒露出吃驚的樣子，反而淡淡地笑道：「你問這個幹麼？你想把女兒嫁給我，現在先卡位嗎？」

小李故意發出嘖味一聲，「想當我的女婿，你等下輩子吧！」他可沒興趣把女兒嫁給一個年紀比他大的男人，況且他都還沒結婚呢！哪來的女兒？

倚仲君看了看錶，乘機岔開話題，「你還不快點去吃飯！下午可是你的班。」

聞言，小李連忙去拿便當，但沒多久又自然的坐回倚仲君的桌子，逕自用起餐來。

敢情小李是把他的桌子當成自己的椅子了！倚仲君挑眉心想。

「仲君，聽說你下個月連休兩個月的年假，有什麼打算沒有？」小李邊吃邊問。

「回家探親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想再探聽一些八卦的小李不死心地問。

「然後？然後當然是好好休息啊。」倚仲君理所當然的答道。

「就這樣？」小李嚥下口中的食物後，失望地說。

他攤開雙手，「不然你認為我該做些什麼？」

「難道你不打算趁這時間把個馬子？」

聞言，倚仲君在心裡嘆了口氣，過了三十歲還沒有女友，似乎讓每個人都開始擔心他的感情生活，甚至希望他趕緊結婚生子。

但老實說，他對現在的單身生活十分滿意，也不覺得要把結婚生子當作人生必經的階段，況且他向來覺得，愈是看重，反而愈容易有患得患失的心情，不如看開點。

「順其自然吧。」他淡然地道，不想解釋太多。

「順其自然？」小李不敢苟同的說：「拜託你，我的大少爺，把馬子是要花心思的，想順其自然你就準備打一輩子的光棍吧！就算你條件真的很好，女孩子還是很容易被別人的花言巧語哄走的。」

聳了聳肩，倚仲君不表示意見，只是脫下身上的醫生袍掛好。

「要回家啦？」

「嗯，我今天下午休息。」伸了個懶腰，僵硬的四肢讓他想起自己有好一陣子沒變身，也有好一陣子沒有奔馳在山林中了，著實是有些懷念。

說到這，他想起這個淳樸小鎮另一個吸引他的地方，就是這裡能讓他以「狼」的狀態，自由自在的徜徉在大自然中，而不用擔心自身的安危。

這也是另一個他不結婚的理由，他是人狼，如果要結婚的話，勢必得找一個能接受他真實身分的女人，不過，那並不簡單，他想，大部分女人都會先尖叫吧。

回到家，倚仲君剛進門便聽見電話聲響起，他跨了三大步，拿起話筒。「喂。」

「仲君，你在家啊！」聽出他的聲音，話筒彼端傳來女子興奮的聲音，「人家找你找好久了呢。」

聽到對方的聲音，倚仲君的臉色就黑了。

她該不會又想上山來了吧？他最不想見的人就是她，雖然她心繫他五年多，但他就是對她沒感覺，更重要的是兩人的個性跟生活習慣都不合。

宋曉菁是台北某醫院院長的獨生女，被嬌寵慣了，也過慣奢華的生活，不會適應這種小鎮淳樸的生活，但如果是想當他妻子的女人，就必須適應這裡的一切，畢竟他短時間內並不打算離開這裡。

「妳找我有事？」他的反應十分冷淡。

「好一陣子不見了，你一點都不想我嗎？」宋曉菁嗲聲問。

「妳別浪費時間了，我們之間是不可能的。」倚仲君開門見山的拒絕，他不需要繼續話題就能知道對方想說什麼，畢竟，這麼多年來這樣的對話上演過無數次。雖然她的執著曾令他感動，但那終究不是愛，他沒有辦法與她共度一生。

宋曉菁柔柔的嗓音透過話筒傳了出來，「只要你給我機會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。」

「比我好的男人很多，妳又何必把青春浪費在我身上？」

「可是他們都不是你——」

「我還有事，不陪妳聊了，拜。」說完，倚仲君不等她回答就逕自把電話掛斷。沒有愛，再多的同情都是傷害，所以他對宋曉菁向來冷淡。

不一會兒電話鈴聲再次響起，可他聽而不聞，邊脫下身上的襯衫邊走進房裡，任由電話聲響個不停。

持續響著的電話鈴聲，似乎象徵著電話另一端那個不輕易放棄的人。

驀地，由倚仲君的房裡緩步走出一隻毛色銀灰、碧綠眸子的巨狼，牠抬頭看了電話一眼，隨即搖了搖頭，像陣風似的奔馳出門。

灰狼不停地奔跑著，一眨眼已穿過樹林直奔山頂，而牠正是倚仲君！他愛極了這種迎風奔馳、仰天長嘯的感覺。

不過，也許是多日未能享受到這種自在的感覺，倚仲君太專注在奔馳，鬆懈了戒心，沒有發現離他不遠的角落，有雙直盯著他的眼睛，隱沒在沒有月光的黑暗中……

幾天過去，也到了舒吻雨要出院的日子。

倚仲君拿著病歷表走進舒吻雨的病房，看見她正在收拾東西，而沙耶和瑪蘭顯然還沒來。

為了下個月能休假，他這幾天非常忙，替舒吻雨動完手術後，後續的處理都交由其他醫生和護士負責，但巡房時正巧聽見她在收拾東西的聲音，腳步就不聽使喚的走進來了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他想再見見這很真誠又有些倔強的女孩。

「舒小姐，恭喜妳要出院了。」他露出自己都沒發現的笑容。

這個嗓音是……舒吻雨僵了一下。這幾天都是由其他醫生來檢查她傷口復原的情形，她沒再見過倚仲君，還以為外婆說錯了，沒想到今天他竟來了。

「謝謝。」雖然她道了謝，不過想到這幾天他都沒來關心過她，不知怎麼的，還是有些不是滋味，連帶說話的口氣也悶悶的。

看來他趕在她出院時來，肯定是為了外婆口中的事，而不是真的關心她吧。思及此，舒吻雨就更悶了。

發現對方似乎有些不對勁，倚仲君還沒細想，擔心的話便脫口而出，「妳是不是還有哪些地方不舒服？要不要再檢查一下？」

「沒有，我很好。」舒吻雨一樣很不客氣。「醫生找我有事嗎？」

「沒什麼，我只是順道過來看看是否有我幫得上忙的地方。」知道她沒事，他鬆了口氣，不過，他還是覺得她怪怪的。

是順道啊……

舒吻雨刻意四下看了看，然後攤開雙手，冷冷的道：「謝謝你的好意，不過大致上都已經整理好了，我想沒有醫生幫得上忙的地方。」

倚仲君愣了下，但對方都這樣說了，他也只能轉身準備離開，雖然，他真的覺得她今天的反應很奇怪，比起不舒服，更像是……生氣？

一秒、兩秒……舒吻雨忍不住先開了口，「你真的沒有話要跟我說？」她順手拉上手提袋的拉鏈，頭也不抬的問。

已經走到門口的倚仲君回過身，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「外婆說你有事要請我幫忙。」沒辦法，她就是忍不住心事的人。

本來她已經在生氣倚仲君沒有來關心過她，但當他真的要走，她又擔心自己的口氣太糟，害本想找她幫忙的人退縮了。

「我有事找妳幫忙？」他自己怎麼不知道？

「……難道是外婆說錯了？」她露出狐疑的表情。

倚仲君想了一會就想起來了，他幾天前才答應沙耶和瑪蘭要約她出去，但他根本就沒把這事放在心上，瑪蘭肯定是怕外孫女反感，才會換了個說法，那……她剛剛是真的生氣吧，一個有事要找她幫忙的人卻冷落她好幾天，這女孩肯定是在生這氣！

「啊，抱歉，我這幾天太忙，現在才想起來，我的確有事找妳幫忙。」清了清喉嚨，他鄭重的說：「妳明天有空嗎？」

他不想瑪蘭為難，但更重要的是——他剛剛才發現，他也不喜歡舒吻雨對他生氣，大概是他真的挺欣賞這直率的女孩吧！

「幹麼問這個？」舒吻雨更疑惑了。

倚仲君勾起唇角，「我想約妳去看電影，當然要知道妳有沒有空。」比起之前的隨口應付，他現在是真的覺得兩人交個朋友也不錯。

舒吻雨抬頭盯住他猛瞧。

他被她看得渾身不對勁，「為什麼一直盯著我？」他以為大部分的女孩子都會毫不考慮地答應他的邀約，顯然舒吻雨不是大部分的女孩子。

「我明天是有空，但是——」她刻意把尾音拉得老長，「我為什麼要和你去看電影？這算幫什麼忙？」

剛聽到倚仲君的邀約時，她是心跳加快了幾拍沒錯，但想想，如果他真的喜歡她而想約她，沒道理這幾天都沒來關心她，而且她總覺得他的態度轉變得太快……肯定有問題！

倚仲君一愣，頓時答不上來。

無視於他的模樣，舒吻雨又繼續說了下去，「如果你真的需要人家幫這個忙，為什麼不找那位前幾天特地從台北千里迢迢來找你的美女？」

這件事是她聽護士們八卦時聽來的，聽說那女生很漂亮、家世又好，對倚仲君也癡情得很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從台北來找他，不過她自己認定真實性可議，就當趣聞聽聽。

只是她不否認此時刻意提起，是希望倚仲君親口澄清那只是謠言……雖然，她失望了。

「這跟她沒關係。」倚仲君蹙起眉。連她都知道？想必那件事在醫院已經傳得沸沸揚揚了，他是不是要對宋曉菁更冷淡一點，讓她別老往這裡跑了？

「那跟我也沒關係！」看他蹙眉，舒吻雨以為他是不喜歡她調侃對方，心裡更不

舒坦，口氣也更糟了。

倚仲君卻不在意，繼續說服，「我們難道不能當朋友嗎？不過是看場電影，妳外公說——」

他話沒說完就被靈光一閃的舒吻雨打斷，「喔——是不是我外公和外婆要你約我出去玩的？」這麼一想，一切就說的通了，外公外婆也不看她年紀還小，老愛幫她作媒。

聞言，倚仲君嚇了一跳，如果不是他確定兩人沒有住在一起，還真會懷疑是不是自己在作夢時把一切都告訴了她。

「妳太多疑了，我是說，妳外公說妳很少回這裡玩，讓我有空就帶妳去繞繞，我想沙耶應該跟很多鄰居都這麼說吧，而妳外婆肯定是怕妳覺得麻煩人家，才會這樣跟你說。」他看她的表情，就知道她相信了。「我接下來剛好比較有空，所以他才會託我照顧妳。是不是真的不能當朋友？」

「也不是啦……」舒吻雨側著頭想了一下。的確，這很像外公外婆會做的事。

「那麼朋友一起去看場電影，不行嗎？」他長這麼大，很少主動約女孩子出去，沒想到一開口卻是困難重重。

「行，當然行，不過——」舒吻雨又再次將尾音拉得長長的。

「又不過什麼？」他實在是摸不清她的想法，這丫頭真是人小鬼大。

「只不過本小姐大病初癒，身體還很虛弱，我想休息幾天。」好吧，她是相信他的說法了，但女孩子不能第一次約就答應，這是外婆說的。

「好吧！那改天我再去找妳。」總算和她有了個好的開始，倚仲君的表情帶點偷悅。這是他在走進這間病房前沒料到的。

點了點頭，舒吻雨眼尖地瞧見站在門口、表情明顯不悅的漂亮女郎，連忙抓起手提袋下床，「我要回去了。」

「沙耶和瑪蘭還沒到……要不要我載妳回去？」這話說出口，倚仲君自己都有點驚嚇。

「拜託，我知道回家的路好嗎。」雖然心裡不舒坦，但她才不想介入人家的感情，畢竟，他約她可是因為外公的託付。「大美女來找你了，拜拜。」說完，她便一溜煙地跑了。

倚仲君有些無奈地盯著門口，這丫頭啊，大病初癒、身子虛弱的人還能跑得像陣風似的嗎？

發現他的視線落到門口了，宋曉菁頓時笑得很嫵媚也很開心，她慢慢的走到他身邊。

看到她，倚仲君臉色瞬間拉了下來，「妳怎麼還沒回台北？」

「我來這麼多天了，你也不陪陪人家！」宋曉菁不以為意地抱怨。

「我很忙。」他實在是對她頭疼不已。

倚仲君逕自走向另一間病房，刻意忽略她的存在。他希望宋曉菁趕緊回台北去，還他一個寧靜的生活。為什麼她就是看不清，他們兩個根本不合適！

宋曉菁亦步亦趨地跟在他身後，暗嘆口氣。她等了他五年，偏偏仍等不到他的心。

等倚仲君巡房完，回到醫生休息室門口時，她終於出聲喊他，「為什麼你就是不肯對我好一點？」

倚仲君不語。

「難道我連一個病患也比不上？」她不是沒瞧見他對那名女病患的關懷，甚至露出少見的笑容，那為什麼他就非得對她這麼吝嗇不可？

「這是兩碼子事。」深吸一口氣，倚仲君頓覺無奈。她就是無法明白他的用意，他是不想讓她愈陷愈深，「妳別勉強自己留在這裡，我不會因此而感動，妳只是浪費時間而已。」

「我相信真心能改變一切。」

「那我們沒什麼好說的了。」

「你為什麼不回台北？各大醫院都爭相聘請你，」她故意頓了一下，才又說：「我父親也會中意你當他的接班人的。」

她不相信院長這個職務仍引起他的興趣。

但倚仲君僅是瞄了她一眼，便毫不考慮的一口回絕，「我不想當院長。」她這麼說，只是讓他更明顯感覺兩人價值觀的差距。

宋曉菁怔住了，「你……你不想當院長？！」她不可思議地望著他。這世界上居然有人不愛名利？！

他好笑地道：「我只想當一個小醫生，所以請妳別再對我存有任何幻想。」他若是愛名利，又怎麼會自願到這偏遠的部落服務？

「不可能、不可能……」她喃喃自語。倚仲君是醫學界公認的奇才，前途無可限量，沒道理會甘心埋沒才能在這偏僻的部落，他應該有更好的發展才是。

她暗自猜想過無數個他在這家醫院任職的原因，卻從沒想過他是真心想留下來。

「不可能的事往往都會發生。」倚仲君淡然道。或許是天性淡泊，也或許是生在倚家、身為人狼，世俗的名利對他而言並不重要，他學醫是為了救人。

推開醫生休息室的門，他希望她能知難而退，不料，身後還是傳來宋曉菁不甘心的聲音。

「我不會放棄的，我一定會讓你愛上我！」

搖搖頭，他將身後的門關上，不過，比起門外，門裡面的陣仗也很麻煩。

休息室裡的每個人剛剛都豎起耳朵聽著門外的對話，一見他推門而入，全都來不及反應，只好一臉尷尬地笑著，只有小李敢毫不在意地拍拍倚仲君的肩膀道：「你總是讓女人為你傷心啊。」

瞪了他一眼，倚仲君沒好氣地道：「我只幫人動開心手術，至於讓女人傷心，對不起，我沒學到這門技術。」

「偏偏這是你的錯。」小李故意發出嘖嘖的讚嘆聲，「男人長這麼漂亮實在太浪費，如果我是女生的話也一定會愛上你。」

倚仲君恨不得狠狠踹他一腳，這小子哪壺不開提哪壺？他都已經夠煩的了，還來攬局！

「閉上你的嘴，不然我一定拿針幫你縫起來。」他假意地笑，「我的縫合技術可

是十分高超的，你想試看看嗎？」

摑住嘴，小李語音模糊地說：「不然你要不要考慮變性當女人，然後嫁給我好了，這麼一來不就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嗎！」

話剛落，倚仲君手中不知何時多了一根縫針，還炫耀似的亮給他看。

小李立即閃到另一名醫生的背後，吐了吐舌頭，「我的嘴還有其他用途，縫不得。」

「那你就保持緘默！」倚仲君沒好氣地低吼。

Crescent